

## 勾勒者

彷彿看見了身周的那層保護膜，隱隱約約有著透明物體獨有的光澤，我走到鏡前，當光澤反射著光澤，我皺了皺眉，忍不住提起畫筆，在那層異樣薄膜上細細勾勒。

鏡中的我被藤蔓包裹著，糾纏著的藤蔓中開著幾朵粉色系的小花，我轉了轉，很滿意自己這樣的新妝容——即便我根本看不清自己的面貌。然後我走上街，訝異欣賞著她和他的不同，鮮活的，或者沉靜的；艷麗的，或者優雅的。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是這世界上唯一的汙點，好像我身周的藤蔓慢慢地，緩緩地貼近了我、攀附著我。我就要窒息了。出於人類的本能，我用力扯下那些觸手般的神秘枝條和吸附著的花瓣。為什麼我連自己都騙不過去？我突然覺得自己無比醜惡。

我不知道你是否會有與我一樣的感覺，覺得自己已經很努力地刻畫了，卻空虛的可悲，好像與整個世界格格不入似的。是被世界遺棄了嗎？在這樣的現代社會裡，每天的變化無法以筆墨道盡，我們都難免害怕做一個停滯不前的人，被時代鄙棄或者視若無睹的沖刷，所以要跑得快一些，再快一些，就不會被遺漏了。是因此而選擇做個勾勒者嗎？以自我為消耗品在身上大做文章迎合時代，是你的目標嗎？只是兀自勾勒著與自己本質截然不同的藝術，以為還有什麼能夠因此被吸引而來嗎？越吹越飽滿的氣球，遠遠望去，或許以為裡面藏了什麼驚喜，但其實終究只是空氣而已——就像你那膨脹著的靈魂和與其內在脫節的畫作。

我其實一直很不理解，人類為什麼會習慣性地勾勒著自我，把自己拉入深淵卻好似樂此不疲。是為了生存嗎？因為無法完整的符合這個社會的價值觀，因為現代的我們都要倚靠他人，所以勾勒一個「完美」的分身。但這卻不是自己喜歡的分身，相反地，快被這樣的分身弄死了。

如果是時常在與人交流的話，應該也不難發現，已經很多人都厭倦現實了，不願也無力去探究太多事實，相反的，看著討人喜愛的事物，又何必多去探究真假虛實呢？豈不是自找麻煩？於是修圖、化妝、整形等各種改變人外表的技術蒸蒸日上。漂亮美麗的事物好像越來越多了，這時基於太過懦弱的自我意識與對自己的不肯定，我們又會思考著：是否該改變了呢？

為什麼我們喜歡勾勒著自己的外殼，或者因為他人的外殼而不假思索的說愛呢？有時候，只是暫時不想進入現實而已，這樣就可以繼續相信著，有什麼「美得冒泡」的事物，值得依賴其生存著；可以繼續相信著，我也能變成我崇拜的那

些偶像，然後我就會快樂了；可以繼續活在自己的幻想中，繼續以為有什麼好事將會發生的吧？可是依舊什麼幸運的事都沒有，對吧？而未來也不會有。因為不知道到底要什麼的期待，是無法被滿足的。因為只是一昧順應時代地勾勒著而包裝著，有時自己都難以捉摸自己的心思了。

不必為此難過，畢竟我也和你一般，只是不擅長勾勒罷了。

既然為人，我們都會在意自己給他人的觀感，於是大部分的我們，都成了勾勒者。時刻想著如何討人歡心、如何維持形象、如何不被討厭，但卻無法永遠達到想要的效果，我們都知道世界太大，又要怎麼讓所有人都喜歡你這樣的作品呢？時刻想著誰喜歡怎樣的人、誰偏好哪一牌的香水，卻忘記了自己真正喜歡什麼、要怎麼快樂。有時等到某天決定要對自己好一些，已經聽不見自己的渴望了。這是多麼可怕又可憐的一件事啊！

所謂的勾勒者，就是像我們這類在外殼作精細裝飾的群族。我見過很厲害的勾勒者，她有著甜美的外表，喜歡分享很多小動物的影片，纖細的身軀和招牌的淺笑也為她帶來不少粉絲，她在被粉絲包圍的日子歡愉，卻在日久了以後，直白的表述自己對一成不變的日子厭倦——因為也不能更好了，引來她原先的朋友唾棄這樣的她；當然也有一直就不怎麼樣的勾勒者，標榜著的是誠真率直平生最討厭做作，結果屢屢說謊被識破。我們都希望把自己變成更好的人，這是人性，所以我們要勾勒不同的形象，以達成所謂進步。

打從一出生開始，有些特質就是在血液中流淌著的。請相信吧，不論如何那就是一個完整的自己，少了什麼就都不對了。即便是想要變得更好以奪取別人的目光也是自己，所有的決定也都源自於你就是你。所以做好自己吧：做一個能讓自己快樂的人就夠了。

我再次懷念的拿起了童年時的彩色筆，在那層透明上兀自塗鴉，想到什麼就畫什麼，讓一切顯得不成章法。鏡子前，我依然無法看見自己的臉孔，但那薄膜彷彿立體抽象畫，我於是眯起眼，隱約看見自己的靈魂在色彩中躲藏。是那個模樣啊……